



路边窥西楼

文/画 张国华

在济南经二路与纬二路的路口,有好几栋老洋房,其中就包括德国驻济南的领事馆。

鸦片战争后,外国列强纷纷拓展自己在山东半岛的势力,以谋求更多利益,济南是外事专管机关洋务局的所在地,各国解决问题或处理纠纷,都要与当局接洽。济南开埠后,清政府以“自开不同于约开”为由,婉拒了各国在济设立领事馆的要求,因此德、美、英、日等国就利用各种手段纷纷先斩后奏在济南商埠区设立领事馆。清廷及山东巡抚衙门也只得听之任之。

1903年6月,在德国政府的授意下,德商贝斯在别墅内升起德国国旗、悬挂匾额,声称建立了德国领事馆。面对既成事实,清政府只得妥协认可。8月德国领事馆正式挂牌,原德国驻济南商办委员朗格为首任领事,除胶州、登州、莱州外(后两处归烟台领事馆管辖),全省的德中交涉事务均由该馆负责。该馆曾参与胶济铁路公司、德华银行以及各



类洋行的开设和经营,对德国控制商埠地区的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。1945年5月,因德国在二战中战败,该馆撤销,同年11月,山东国民政府奉中华民国外交部令接收馆舍,人员均被遣返回国。

领事馆位于原市政府院内,

分东西两楼,东楼是办公室兼职员宿舍,楼两端原各有木连廊连接北面的一栋两层小楼,现在原来的木连廊和北楼早已不见,所以外观较平,缺少变化,没有西楼更入画。西楼即为原贝斯别墅,后成了领事办公室与府邸,两层带阁楼和地下室,楼身四面

视觉上都有变化,只可惜一介布衣能看的角度实在有限,在大门口伸长脖子往里看,使劲打量着西楼的东立面。楼的南面正冲着人行道,我倒可以透过路边的栅栏端详个够,所以画中选的这个正是这个角度。画这幅画是在冬天,这个季节也正是建筑最分明的时候了,其实我一直想,冬季算不算大自然的“人体画”呢?风景中少了郁郁葱葱的遮拦,使得建筑结构都暴露出来。

屋顶采用了曾影响法国第二帝国时期建筑风格的孟莎式屋顶,为四坡两折,每一坡被折线分成上下两种坡度,下部坡较上部坡更陡,屋顶设老虎窗,这样的屋顶既增加了顶层可利用空间,又兼顾到了采光。入口在楼的西侧,两个罗马柱式的门廊,外墙一层窗台下为蘑菇石砌筑,地下室采光窗半露地面,八角形楼梯间延伸上去是八角形的穹顶与外墙裸露的木框架,穹顶一抹活泼的绿色。这座有着浓郁日耳曼乡村风格的别墅坐落在一片树林中,尤其显得静谧,让人一见倾心。

【泉城记事】

大“鸡”大利的日子

□ 尤怡梦

女儿是80后,小时候肯德基是她的最爱,可最近闹禽流感,使她不得不忍痛割爱,我跟她说没那么严重,她仍谈鸡色变,还劝我们也不要吃。

说起吃鸡,还有一段童年故事。记得小时候,许多同学家里都养过鸡,那时父辈大都是从农村出来的,即便父母不是农村户口,爷爷奶奶一辈也大都是农村人,而且,农村人几乎家家养鸡,因为它们家里的“摇钱树”,靠着卖鸡蛋换点钱,才能买回油盐酱醋。

当时,我刚上小学,住在部队大院。春节过后不久,就看到有小贩要么挑着担子,要么推着小车,在路边叫卖刚孵化出来的小鸡,小鸡毛茸茸的样子非常可爱。放学回家便找母亲要钱。挑鸡的时候,小贩问:“要公鸡还是母鸡?”只见他拿住小鸡的两只小爪子,将它倒悬起来说:“小公鸡会抬起头,并且拼命扑棱翅膀向上飞;小母鸡的头则不会上抬,而且整个身子会无力地向下垂,连翅膀都不会扑棱。”我和同学一人买了一对,多少钱记不起来了。

我用蒸熟的小米喂它们,它们绒球般的小脑袋一低一抬,在我的手上啄米吃。它们迈着小爪子蹒跚追逐,淘气地互相打闹,结果把屁股啄出了血,我找来红药水,给它们擦抹。它们大概感到好奇,更起劲地啄,我只好把它们分开,它们又“叽叽喳喳”地叫着相互寻找。在打打闹闹中,不久就长出了小翅膀,母亲原以为我是养着玩的,没想到我竟把它们养大了。后来,父母在厨房后面给它们垒了个窝,再后来,它们开始打鸣、下蛋了。我经常跟同学们炫耀,比谁家的母鸡下的蛋大、下的蛋多;谁家的公鸡打鸣声音好听、羽毛漂亮,当然,每次都是我赢。

国庆节放假,回家吃饭看到饭桌上有一盘鸡,我高兴得口水都流出来了,母亲说:“快快快吃,你的功劳最大,多吃点。”原来是那只公鸡被杀了,我发了平生最大的火,哭着拒绝吃饭,我是多么喜欢我养的这两只鸡啊,我每天喂它们,跟它们说话,它们就像我的小伙伴。母亲说:“养鸡就是用来吃的,不然养它们干什么?”我不讲理地大声说:“我不管,反正我养的鸡就是不许吃。”为此事我伤心郁闷了很久。

大概两年后,我们住的平房要拆迁,我家要搬到楼房里去住,鸡是没法养了。母亲小心翼翼地跟我商量:“你看,这只母鸡怎么办呢?”“不许杀,坚决不许杀!”我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。最后,母亲把母鸡送给了家在农村的同事。

现在,城市里没有人家养鸡,据说农村在家里养鸡的也不多了。也许年年会有禽流感,但是居家过日子却少不了鸡,无论什么喜庆的日子,餐桌酒席上不能没有鸡,鸡是家家户户舌尖上的美味和吉祥,大吉大利,那是祖辈传下来的习俗和祝福。

千米相望的“夫妻”大法桐

□ 唐齐鸣

在济南市桑园路的支路、山东省农科院三宿舍附近,有一株法桐,树高30米左右,胸径98厘米,根径120厘米,根部的三分之二占据了路面。此树应该是济南最大的法桐!为叙述方便且称此树为1号树。

从1号树沿桑园路东行千余米,在山东省农科院毛主席视察纪念地,还有一株高大的法桐,且称2号树。2号树的树高与1号树差不多,胸径比1号树略大,达到100厘米,但主干2米以上出现4股分支。

1号法桐树干通直,好像挺拔伟岸的丈夫;2号法桐主干西

倾,分支呈扇状,宛若婀娜多姿的妻子,躬身迎接西行归来的丈夫。在这两株大法桐的附近,还有一些大小不等的法桐,但只能算是它们的子辈、孙辈了。遥想当年,一起栽植的法桐决不会只有这两株。然而,经过时光的淘汰,竟然阴差阳错地留下了这一对天涯地设的“老夫妻”!正是:古稀“夫妻”成佳话,千米相望难聚首!

这两株仍然生机勃勃的法桐相距千余米,均在省农科院的范围内,可是载于何时,已无人能说得准确,估计树龄至少有70年。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大的法桐?济南桑园地区是山

东建立最早、持续时间最长的农业科研教育基地,至今已有110年的历史。1903年建立的山东农事试验场是其发端。因此,在这里出现两株大法桐就不足为奇了。

法国梧桐为落叶乔木,原产东南欧、印度及美洲,我国引入栽培的有三种,即二球悬铃木(也称英桐)、一球悬铃木(又称美桐)和三球悬铃木(又称法桐)。悬铃木在欧洲广泛栽培后,二十世纪初,法国人把它带到上海,种植在法租界作为行道树,因此在中国被称为法国梧桐。其实,悬铃木并非原产法国,不过,现在已习惯把一球、二球、三球这三种悬铃木统称

“法桐”。法桐是雌雄同花的植物,树无性别。前面的“夫妻”之说,只是树形神似而已。

法桐生长快、抗病虫、耐修剪,是优良的城市行道树。炎夏酷暑,南京中山东路、珠江路上的法桐绿荫如盖,十分有名。南京的降雨量大于济南,法桐的生长期长于济南。但是,南京市街头1930年代栽植的法桐,树龄已80年左右,似没有济南桑园路的两株法桐这样粗大。

桑园路上的1号大法桐,1983年修路时已开始挖坑刨掉,被省农科院后勤部门强力阻止,方才躲过一劫,得以保留至今。建议济南市园林部门,将其作为古树名木挂牌保护。

实录

影友的快乐生活

□ 于灏

夏日的清晨,曙色初展,大明湖畔、九曲亭前,聚集了喜欢摄影的“打鸟”人。我带着不够“打鸟”级别的相机,也来凑热闹,重在参与,寻找快乐呗。只有夏季,夜鹭才来济南,才有夜鹭晨闹大明湖的独特风景。长久以来,济南的喂鸟人、拍鸟人已与夜鹭有了某种特殊的情愫。

随着“开饭喽”的吆喝声,无数小鱼儿被投入湖中,立在木桩上的夜鹭们,张开有力的翅膀,争相扑进水中,稳、准、快地叼起鱼儿飞回桩上,享用着美味早餐。夜鹭扑食的那一刻,神情专注、姿态优雅,王者风范彰显无遗,让影友们的“长枪短炮”咔嚓咔嚓响个不停,都希望把精彩画面尽收相机中。此时此刻我想起了一句很诗意的话语——你去或者不去,你拍或者不拍,夜鹭就在那里,不弃不离。我在夜鹭面前,夜鹭在我的镜头里……

这就是我学摄影后快乐的一幕。退休五年多来,我一直在老年大学这个大家庭里学习着各种新知识,不断地充实自己,除去我学的国画花鸟、太极拳、软件基础、声乐等等之外,我又喜欢上了摄影。



明湖拍鸟人与夜鹭风采。于灏 摄

很庆幸自己爱上摄影,它使我通过小小的镜头,看到平时不在意的许多美的东西,也培养了我善于发现美、捕捉美、表达美、享受美的能力。这样的爱好使我更加热爱生活、珍惜生活、快乐生活!

当然,爱好摄影也是很辛苦的差事。有时是荒郊野外,有时是闹市街头,有时是旅行途中,有时是别人休闲的周末,你都要

身背沉重的相机四处捕捉有价值的镜头。不过,种种辛苦很快会忘记,留下的是美丽的画面、精彩的瞬间和拍摄中的乐趣。每当拍摄时,会进入物我两忘的状态,趴着、蹲着、跪着,甚至躺着都全然不顾,就像年轻人精神抖擞。拍摄立意、构图、曝光组合、景深大小、光影等等术语够复杂的,一帮老影友们开玩笑说:“我们不光老有所乐,还能防止老年痴呆呢!”每当看到那些自己所拍的照片,我都会读出其中的故事,会感动自己,尤其是看到光与影的魅力,会让自己无比陶醉。

尽管目前我还是一个摄影菜鸟,外带一只狗头相机,但是,我感受到了摄影给我带来的快乐与充实,我会自娱自乐地说:“我是摄影菜鸟,我为自己代言。”哈哈!

【历下亭】

【休闲天地】